



西謀之延

侍御卷山李

公属以剡緝之事及學博

董君郡中明經文學教輩

開局分曹校勘同異

夾

則於簿書之暇加審定下

於是會源委酌豐約剖  
似公是非為綱者十有一  
為目者六十有九三閱月  
而告竣書成徵言為序余  
何可以不文謝余惟志即

史也記山川道里非以示  
廣遠務知險易不忘戒也  
錄丁口頃畝非以覽富庶  
務察息耗毋繇奪也書賦  
稅物產非以給嗜欲務裁

浮冒周民力也至於兵農  
禮樂之興人物文獻之盛  
風氣之剛柔異尚政治之  
張弛異施紀其形勝詳其  
廢興寧實勿華寧嚴勿濫

為方州之令典寶求治之  
寶鑑矣詳閱編中謬者正  
缺者補縷析條分細大畢  
舉溯遺緒於前聞綜事度  
於往牒繁簡錯而為體今

昔鑄而成章深之情形與  
深之掌故固已燦若列眉  
洞如觀火矣夫事非稱名  
之難而責實之為難張  
君本實心以行實政將見

天時可以順地利可以興  
也風俗可以端教化可以  
成也然則讀君之所為志  
即君之所為史而即君之  
所為政也用弁數言以告

後之莅斯土者庶幾志之  
不徒志也夫

直隸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  
楚北潯川屠之申可如氏



重修深州直隸州志叙

志者誌其實也司牧者思欲廣教化培風俗  
辨利弊通貨財舍此末由也蓋志之義通於  
史而其體則條紀風土繫列典型不厭其詳  
即適於治之路焉昔朱子筮仕江淞閩海兩  
由他務未遑先汲汲於修志也顧分編與合

編異重修與肇修亦異深之志明嘉靖時猶  
附於正定志合編也萬厯中劉公應民始分  
編纂輯勒成一書然猶肇修也越

國朝康熙丁丑雍正壬子李徐二公相繼踵修總  
匯參考舉博陵舊治山河之綿邈古蹟之流  
傳習俗之好尚物產之豐饒與夫忠臣孝子

義士文人貞女節婦之可以觸歌泣壽金石  
者無不蒐羅燦著卷帙具在可覆按也廼迄  
今又復百年矣人事代謝陵谷變遷官斯土  
者不為之博采詳識焉其奚以信今而傳後  
前任張公伯良欲於尹公總志以外有志紀  
修而未竟其事乙酉冬余來刺是州越一年

政通人和爰以修志之舉商諸州人士咸有  
同心第以余學識謏陋數十年疲於簿書彙  
觚從事難免貽譏大雅樂亭李卷山太史余  
舊友也其學識閎博夙所心欽延主修政廣  
文董君明經潘君選拔李君廩膳徐君并採  
訪各紳士相與分曹互校繪封疆於百里徵

文獻於兩朝誤者正之畧者增之信而可傳  
者仍之支且繁蕪者汰之越三月而竣凡有  
關於風化利益莫不彪炳簡冊而分合新舊  
之有參差者悉歸畫一上有以接李徐二公  
之遺而伯良未成之志亦可以無憾也已抑  
余又有望者志異於史而與史同書善不書

惡寓褒不寓貶異於史矣而善者登之否者  
屏之以書記為榮袞借筆刪作斧鉞未始不  
同也夫良莠攸分則感發必速編成之後俾  
家喻而戶曉庶讀書者出則為名宦入則為  
醇儒而里閭閭閻率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  
樽節愛養相勸勉則教化可興而人心風俗

不從此蒸蒸日上哉此則余之所厚望也夫  
是為序

道光七年夏六月上澣

賜進士出身

誥授奉政大夫知深州直隸州事濟陽張範東撰



